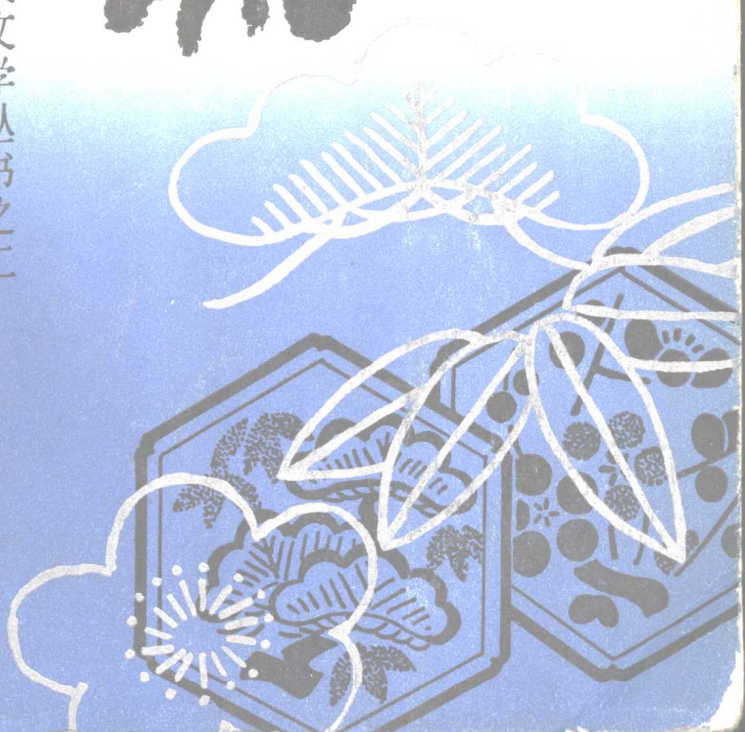


冰点

刘和民 主编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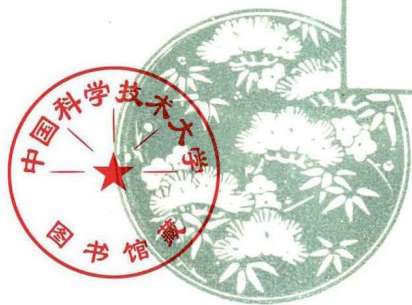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二

冰 点

日本女作家作品选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合肥

责任编辑：于洪俊

封面设计：蒋万景

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二

冰 点

刘和民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625 插页：2 字数：505,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8,500

统一书号：16378·54 定价：2.95元

出版说明

日本的当代文学发展十分迅速，涌现出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尤其小说作品，更为丰富。本套丛书，以选编其中各种流派优秀作品为主旨，分五卷出版。第一卷《夕雾楼》，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蹉跎情》，长篇小说选；第四卷《沙女》，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电影话剧、诗歌选。每卷45至50万字，选入作品大部为国内首次翻译出版。

本套丛书虽篇幅较巨，但仍难概括日本当代文学全貌。我们仅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欣赏日本当代文学的窗口，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一份研究材料，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尽一点绵薄之力。

千姿百态的日本当代女作家作品

(代 序)

帅 德 全

日本文学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 and 较丰富的古典遗产。到了现代，更加呈现出一种突飞猛进的繁荣景象，成为今日世界重要国别文学之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间文学交流亘古至今一直在向前发展，世界上象中日那样有着古远和亲密的文学姻缘关系的国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战后，日本的优秀作家，群芳争妍，以其风格各异的笔触，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日本的社会风貌，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许多优秀作品，已相继被译成中文，引起了我国读者的兴趣，加深了我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及日本社会的了解。

在日本文学的长河中，女作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向有产生女作家的传统，古代名家自不必论，在当代日本文学中，也有许多出自女作家笔下的佳篇。许多优秀的当代日本女作家，基本上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学的那种委婉、含蓄的文风，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各个角度反映日本社会的风貌和世俗人情。尤其是侧重反映了日本女性的生活、理想和精神世界。她们的作品千姿百态，可视为了解日本社会，特别是了解日本妇女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为了帮助广大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社会及广大日本妇女的生活，这里选译了八位日本当代女作家的作品，辑成一卷作品选，以飨读者。在这个作品选中，既有象有吉佐和子、佐多稻子、田边圣子、三浦绫子等日本当代女

作家名流的力作，也有崭露头角，尚未叱咤文坛的新人的佳篇。

长篇小说《冰点》是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三浦绫子的一部成名作。1964年，日本《朝日新闻》为纪念大阪版创刊85周年，东京版创刊75周年，设一千万日元悬赏奖金，向全国征文，《冰点》赫然中选。三浦绫子也由此登上文坛，一跃而成为日本当代知名作家。除《冰点》外，她还著有《绵羊山》、《盐狩岭》等许多优秀作品。1922年生于北海道旭川市的三浦绫子，1939年毕业于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学校，曾任小学教员，1946年因对日本教育制度不满而辞职，同年患病，疗养期间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其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浓厚的人情味和宗教色彩。她的笔触饱含深情，能深深扣动读者的心弦。尽管《冰点》在日本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作品，但三浦绫子的名字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仍是比较陌生的，其作品也鲜为人知。

《冰点》的故事始终在一个家庭中展开：旭川市道口医院院长迁口启造的妻子迁口夏枝与医院眼科大夫村井靖夫发生暧昧关系，偶致夏枝三岁的幼女琉璃子遇害。启造发现了妻子的不贞，心里十分忌恨，便借妻子思子心切、想另要一个女孩抚养之机，通过好友高木，暗将害死爱女的凶手遗孤接来家中，起名阳子，瞒着夏枝，令其抚养，企图从精神上来折磨夏枝，以解除心头之恨。

时光如水，一晃数年，夏枝对阳子的疼爱几乎胜过已经死去的亲生女。但不幸的是，她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阳子的出身秘密，这使她的感情发生了突变。在激怒之下，她险些将阳子掐死。从此以后，她一反常态，虽然表面上装得和过去一样，但暗地里却百般刁难折磨着阳子。阳子虽年幼无知，性格却十分开朗、刚强，她不屈服于来自夏枝的种种陷害和攻击，仍然顽强地生活下去。

阳子的哥哥阿彻很喜欢阳子，并真心地疼爱着她。自从他知道了阳子不是自己的亲生胞妹后，手足之情一跃而变为浓厚的恋慕之心，甚至渴望两人能终成眷属。这期间，阳子已和阿彻的同

学北原建立了纯真的恋爱关系，对北原一往情深。这一切都使夏枝怀恨在心。她仇视阳子、忌妒北原、又同情阿彻。她既不喜欢阿彻娶阳子，也不希望看到阳子投入北原的怀抱。

夏枝一心想报复阳子，这一天，她终于当着北原的面，“揭发”了阳子的出身秘密。这最后的一击，宛如晴天霹雳，击碎了阳子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念。她再也挺不住了，阳子的一颗闪烁着青春之光、火一般燃烧着的求生之心，一下子降到了结冻的“冰点”。

正值豆蔻年华的阳子，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黎明，来到琉璃子遇害的河滩上，服下了安眠药。

人们悲戚地围在阳子身边，当高木赶来时，才真相大白。原来阳子并非是凶手的女儿，而是启造一个同学的私生子。这个意外的消息使大家目瞪口呆，然而已经噬脐莫及，阳子不省人事，一直处于昏迷之中。

在长篇小说《冰点》中，人们看不到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舞台，也听不到激烈雄壮的怒吼声。这个作品既没有构思复杂的结构，也没有安排众多人物出场。但它却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产生的悲剧，概括而鲜明地反映出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人物伪善、肮脏的内心世界。小说围绕启造一家人的生活变迁和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主人公阳子的身世及遭遇的描写，深刻地挖掘、剖析了各类人物的心灵，探讨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此外，作品还追究、探索了人间的爱与罪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狭隘自私心理和极端利己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部作品，通过层层深入的心理描写，质朴简洁的对话，较成功地突出了人物性格，从而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天资聪慧、性格开朗、坚强的阳子；娇媚、自负、忌妒成性、水性扬花的夏枝；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的阿彻；纯真、腼腆、不畏世俗的北原等一系列人物。在作者笔下，这些人物均栩栩如生地给读

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冰点》奇特的构思、紧凑而跌宕的情节、简赅而发人深醒的语言及真实可信的生活画面，都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心，大有令人手不释卷一气读完之势。

《冰点》作为三浦绫子的成名作品，无疑是一部佳作，当然也有其美中不足之处，如作品中宣扬了一些血统论和人性论的观点，在语言方面尚存在可精细推敲之处等等。然而，瑕不掩瑜，相信这部作品一定会得到广大中国读者恰如其分的评价。

除《冰点》外，本书还选译了七篇短篇小说。《墨》的作者有吉佐和子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问我国，其人其作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她的作品具有民族热情和鲜明的追求民主的思想内容，对日本被压迫者抱有深切的同情，笔锋直接接触社会问题，对日本封建残余敢于批判。在艺术手法上，她擅于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文笔委婉活泼，体现了日本文学优美淡雅的特点。她的作品多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常描写一代以至几代妇女的生活。此外多以日本传统艺人为主人公。这里译出的《墨》就属于后一类。小说通过一块中国唐代古墨，深入细致地描写了日本传统匠人对自己艺术的珍视与执着，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歌颂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介绍了新中国的面貌，读来亲切感人，是一篇充满中日友好感情之作。

《阴影》的作者佐多稻子，是日本老一辈著名女作家和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她少年时代境遇悲惨，以后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作品以描写中下层平民生活及夫妇、家庭生活者居多。代表作《奶糖厂的女工》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社会意识和思想倾向。此外，她还著有《我的东京地图》、《绿色的林荫路》等长篇名作。短篇《阴影》以其纤细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生活蒙上阴影的青年女子在如何对待自己生活幸福与不幸的矛盾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忍耐”精神。在写作手法上，文笔娴熟，风格清新隽永。

田边圣子的作品主要是以大阪为舞台，以普通市民为主要人物。她善于将社会浓缩于家庭，通过家庭纠葛和普通男女之间的哀欢来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其作品文笔诙谐，极富地方特色，读来亲切、自然。《蜗牛》是其短篇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通过主人公都筑，由爱房、盖房到卖房的变化过程，戏剧性地刻画了日本中等家庭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矛盾。作者在作品中时而赞美，时而讽刺，时而同情，时而嘲弄，可谓描写入微，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中山千夏的《我织的毛衣》，安西笃子的《寒夜》、岩阪惠子的《含羞树》、芝木好子的《洲崎乐园》，则分别从不同角度选取不同的素材，客观真实地展现了日本社会的某些侧面，读来真实可信，给人以启迪。《我织的毛衣》描写了一个年轻女性对自己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善良纯朴的心地。《寒夜》则通过第一人称的自述形式，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妇女的感情生活及生活中意想不到的矛盾。而《含羞树》则反映了某些已婚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上的苦闷。《洲崎乐园》曾被拍成电影，可谓是芝木好子短篇中的杰作。它深刻地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日本社会下层妇女的痛苦生活和空虚的精神世界，是当时生活在日本社会底层的人们、尤其是日本妇女的绝好写照。

专门翻译一定数量的女作家作品，并辑之成卷出版，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鲁迅先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怕要绝无”。这本作品选只是日本女作家作品之中的“沧海一粟”，实不能概括日本当代女作家作品之全貌。但读者却能从中管中窥豹地了解到日本当代社会风貌及妇女生活的几个侧面，这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民族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益的。

目 录

千姿百态的日本当代女作家作品(代序)·····	帅德全
冰 点·····	三浦绫子著 帅德全 帅松生译 (1)
墨·····	有吉佐和子著 刘和民 译 (451)
蜗牛·····	田边圣子著 徐甲申 译 (482)
洲崎乐园·····	芝木好子著 韩 军 译 (508)
阴 影·····	佐多稻子著 冯蕴泽 译 (539)
我织的毛衣·····	中山千夏著 李长波 译 (552)
寒 夜·····	安西笃子著 许 真 译 (570)
含羞树·····	岩阪惠子著 王海龙 译 (591)

冰 点

帅德全 帅松生译

三浦绫子著

【译者按】三浦绫子(1922～)，日本著名女作家，生于北海道的旭川市。1939年毕业于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学校，曾任小学教员，1946年因对日本教育制度不满而退職。同年患病，疗养期间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其作品常流露出浓厚的人情味和宗教色彩。

1964年，日本《朝日新闻》为纪念大阪版创刊85周年和东京版创刊75周年，特悬赏一千万日元高额奖金向全国征文，三浦绫子的《冰点》赫然中选。三浦绫子本人也由此登上文坛，成为日本知名作家。三浦绫子的代表作还有《盐狩岭》等。的极大兴

长篇小说《冰点》在日本《朝日新闻》连载数月，引起读者趣。连载结束后，因主人公生死不明，读者纷纷写信给三浦绫子要求继续写下去。一年后作者又写出《冰点》下部。这里译出的是上部。

《冰点》在日本家喻户晓，在我国鲜为人知，相信也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因为它确实是一部饱含人情味的佳作。

敌 人

没有一丝风。积乱云高高地悬挂在东方的天际里，宛如镶

嵌住了一般，一动不动，在阳光下闪闪生辉。美洲果松松林浓密的阴影轮廓分明地映现在大地上，象是一个活生生、黑糊糊的怪物俯卧在那里，在令人可怕地喘息着。

这片松林位于旭川市郊外的神乐街。紧挨着这片松林，孤零零地座落着一幢日洋混合式的建筑物，它就是迁口医院院长的宅邸。附近的人家屈指可数。

远处响起了祭夏节的五响烟花炮声，这是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午后的事。人们正在举行祭祀活动。

在迁口家的会客室里，道口启造的妻子夏枝和迁口医院的眼科大夫村井靖夫已经默默无语、面对面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天气闷热，就是什么也不干、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也会使人汗水津津。

突然，村井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大踏步走到门口，抓住了门把手。咯吱一声，门把手发出了声响。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所发出的这一声响深深地震动了夏枝的心。

夏枝不由自主地抬起眼帘，亮晶晶的眸子里映现出她那纤细的睫毛；高高的鼻梁显示出一种文雅的风度；在深蓝色和服的衬托下，她的面孔就象雪国的女子一样洁白细腻。

他怎么一直沉默不语？夏枝一边这样想，一边抬起头来望着村井那背朝自己、身着白色西装的高大身躯，脸上浮起一丝微笑。她的双唇是那么端正秀丽，嫣然一笑就会给人带来一种迷人的诱惑感，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正处在二十六岁的妙龄阶段。

夏枝早就意识到村井想要说些什么，从她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她正在等待着那些话。夏枝对自己的心境已有所察觉，她突然想起了出门在外的丈夫，眼前浮现出启造那略微有些神经质但却很温柔的目光。

那还是今年二月的事。夏枝在倒炉灰时迷了眼睛，她去请村井诊治。从那天起，村井就深深地迷上了夏枝。当然，他以前并

* 昭和二十一年即1946年。

不是不知道这位身为院长夫人的夏枝，但是，夏枝具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美，她的美貌使村井不敢对她抱有希望，甚至连从正面看上她一眼都感到诚惶诚恐。

就是这个夏枝，如今成了他的患者。当他在手术台上取出了扎进夏枝角膜里的那粒微小的灰尘，用纱布包好夏枝的眼睛时，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喜悦。

“凶手就是这个家伙！”村井让夏枝看了看镊子尖上那粒小小的灰尘。

“看不见呀，太小啦！”夏枝用一只手拄着手术台，侧脸微笑着。

“这回看见了吧？”村井把镊子尖上的灰尘抹到卫生纸上，俩人一起看着它。这时，村井感到两个人的脸颊近得几乎就要贴到一起了。

“哎呀，这么小啊！疼得不得了，我还以为是多大的灰尘呢！”夏枝的一只眼睛已经戴上了眼罩，无法判断距离的远近。就这样，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粒灰尘，俩人几乎脸贴脸地呆了好长一段时间。

从那天起，夏枝每天都到医院去检查眼睛。半个多月后，她的眼伤大有好转，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治疗，可是，村井并不吐口，每天只是默默地给她洗着眼睛。

这一天，夏枝又来检查眼睛，她问村井：“已经好利落了吧？”夏枝的话，使村井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哀怜的目光。

“还需要到暗室里仔细地检查一次。”村井的声音有些嘶哑。暗室很狭窄，俩人面对面地坐着，膝盖碰着膝盖。本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可是村井仍然左瞧右看地磨蹭着时间。

检查结束了，村井以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凝视着夏枝。夏枝虽然不敢正视他那严厉的目光，可心里却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快感，但是，她的表情却依然如故。

“谢谢您了。”她站起身来。

“您别走！”村井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稚气十足的哀求口吻倒是蛮讨人喜欢的。夏枝彬彬有礼地垂下眼帘，轻轻地抽出手，离开了暗室。

从那以后，村井就成了迁口家的常客，但是，他却不大愿意同迁口家两个幼小的孩子阿彻及琉璃子讲话。

有一次，夏枝问他：“村井先生好象不大喜欢小孩啊？”当时，启造有事正好离开了。

“倒不是不喜欢小孩，不过，……”村井不屑一顾地撇了撇嘴，露出一副冷酷、虚无的表情，“不过，我倒是讨厌夫人的孩子。说是讨厌，倒不如说我是在诅咒他们！”

“什么？要诅咒他们？这可太过分了……”

“我不希望夫人生什么孩子！”村井的话里充满了激烈的羡慕之情，这使夏枝深受感动。

现在，望着村井站在门口的背影，夏枝又想起了一个多月以前村井说过的这些话。

远处又响起了祭夏节的五响烟花炮声。

村井手抓门把手转过身来，宽大的前额上渗满了汗水。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微薄的嘴唇轻轻翕动着。

夏枝在等待着村井的话。这对于她，一个已经有了丈夫的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眼下的夏枝已经顾忌不得这些了。

“您为什么要劝我结婚？”村井的话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的语调强硬而且激越，夏枝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忙向身旁的钢琴靠去。

“夫人！”村井向倚在钢琴上的夏枝走来，夏枝迅速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后退却了几步。

“夫人，您这个人太残酷了！”村井叉开双腿，挡住夏枝，向她逼去。

“您说我太残酷？”

“是的，是残酷！您方才不是还要给我提亲吗？我一直以为

您是理解我的。说起来，您早就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可是，您却偏偏要……”村井望了望桌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笑容可掬、一脸稚气地倚在刺槐树旁。她就是夏枝要给他介绍的那个姑娘。

村井把视线又移到夏枝身上。作为一个男人，他那黑亮的眸子真可谓美丽动人。这双眸子不时地被一种渺茫暗淡的光所遮掩。夏枝意识到，自己正是被这种暗淡的光摄去了魂魄。

现在，村井正以一种微含放荡而又阴暗的目光凝视着夏枝。夏枝垂首而立，她感到自己就要倒在村井的怀抱里了。

夏枝早就预料到，总有这么一天，村井会不顾一切地来追求自己。她今天提出要给村井保媒，也并不是要劝说村井结婚，而只不过是摸摸底，看村井爱自己究竟爱到了什么程度。夏枝把她那双柔媚动人的手合在一起，象做祷告似地放在胸前，那姿容真是媚态百生。

“夏枝！”村井来到站在白灰墙前的夏枝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村井手上一股温暖的气息透过单衣传到夏枝的身体上。

“别这样，我可要生气了！”

村井猛地吻向夏枝。

“村井先生，您不要忘记，我可是过口的妻子！”夏枝的脸色一片苍白。

“夏枝，如果我能够忘掉它的话，我倒真想把它忘掉！正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才一直被痛苦折磨着！”村井用手猛烈地摇晃着夏枝的肩头。就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门被推开了。

琉璃子穿着粉红色上衣，外罩白色围裙，迈着小步走了进来。村井慌慌张张地后退了几步。

“妈妈，您怎么了？”尽管是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也觉察出两个大人的样子有些反常。她瞪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村井。

“你要敢欺负妈妈，我就告诉爸爸！”说着，琉璃子伸开双臂跑到夏枝身边，仿佛要保护自己的妈妈。

村井和夏枝不由得面面相觑起来。

“你弄错了，琉璃子！妈妈呀，有要紧事要跟大夫说，乖孩子了，到外边玩去吧！”夏枝微微弯下身去，握住琉璃子的两只小手，轻轻地摇晃着。

“我不嘛，我讨厌村井大夫！”琉璃子抬起头来，直盯着地看着村井。到底是小孩子，看起人来毫不顾忌。村井不由得满面通红，向夏枝望去。

“琉璃子，不许瞎说！妈妈不是告诉你了吗，村井大夫有要紧事要和妈妈说。乖孩子听话，快到良子家去玩吧！”夏枝比村井还要面红耳赤，她用手抚摸着琉璃子的头。

夏村很清楚，如果自己想要拒绝村井的爱，那么现在就应该把琉璃子抱到膝上。但是，她做不到这一点。

“大夫讨厌，妈妈也讨厌，谁都不和琉璃子玩！”琉璃子倏地转过身子，跑出了会客室。小小围裙上的蝴蝶扣在背后轻轻地摆动着。

夏枝真想把孩子叫住，可是她已经不能自拔。现在，她只想和村井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呆一会儿。

走廊里传来了琉璃子悦耳的脚步声，她向厨房门跑去。不知为什么，这脚步声竟长时间地在心中回荡着。

“真对不起，琉璃子说了一些不懂礼貌的话……”琉璃子的出现，使两个人的心更加贴近了。

“哪里。小孩子吗，就是有啥说啥呀！真是敏感得令人可怕！”村井站在那里，点起了一支香烟。

“您过去不是讨厌我的孩子吗？”

“不只是讨厌，阿彻也好，琉璃子也好，那股神经质劲儿和那双肿眼皮儿真是和院长一模一样啊！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竟是院长和夏枝的孩子。就是看上一眼，我心里边也觉得非常难受！”村井把烟扔到烟灰缸里，双手深深地插进裤兜，充满深情地注视着夏枝。

两个人的视线相遇了，还是夏枝首先错开了视线。她平静地坐到钢琴前面，打开了琴盖，但是，她并没有弹什么，只是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到钢琴上，然后，声音颤抖地对村井说：“请您回去吧！”她已经预感到，在丈夫、女佣人次子和琉璃子都不在身边的这个家里，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夏枝心中有一种期待，她期待着即将发生的那件事，可同时又对自己这种期待深感不安。

听了夏枝的话，村井的半边脸上浮起一丝微笑。他站到坐在钢琴前面的夏枝身后，喊了一声“夏枝！”然后，就从后面摁住了夏枝那双洁白细腻、正放在钢琴键盘上的手。钢琴发出了一声巨响，村井不由自主地在夏枝回转过来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别这样！”夏枝的话是违心的。村井默默地搂住了夏枝的肩头。

“您别这样！”夏枝避开村井的嘴唇，将下颚深深地埋到衣领里。她知道，如果和村井接了吻，她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您别这样！”

村井想要捧起夏枝的脸，却接连遭到夏枝的拒绝。于是，他躬下身去，打算亲亲夏枝的脸颊。夏枝拼命地扭动着身子，躲开了村井。村井的嘴唇只是在夏枝的脸蛋儿上擦了一下。

“我明白了，想不到您这么讨厌我！”村井对夏枝的拒绝恼羞成怒，猛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夏枝呆然若失地站了起来。其实，她并不讨厌村井，拒绝只是一种媚态，一种游戏而已。夏枝早就等待着他的下一个表示，然而二十八岁的村井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夏枝没去送村井，她对自己已险些趋步前去挽留村井感到有些可怕。

夏枝把手轻轻地放到被村井吻过的脸颊上，她觉得那被吻过的地方就象宝石一样珍贵。一种沁入肺腑般的甜美之感油然而起。结婚已经六年了，她还是第一次领略丈夫以外的男性的亲吻，这使她亢奋不已。